

1958

短篇小說選

延安人

——老黑和他的老婆

杜鵬程

一 老夫妇两口

呂有怀奉命到铁路工地上的一個工程处担任党委書記。到工地的头一天，工程处的負責同志都不在。他放下行李，出去轉游。工程处前后山上都是工点，旁边有职工宿舍、汽車庫和一排倉庫。倉庫前边有个停車場，五六个工人站在車場边的汽車上，搬卸水泥，一边卸一边喊：“四百号水泥二百五十袋！”“二百号水泥七百袋！”……

倉庫門口坐个老头。脸，又黑又长。微微翘起的下巴上，长着毛蓬蓬的胡子，象是用火燎过似的又卷又黄。蓝制服上尽是油漬和鉄锈。最惹人注意的是他穿的那双布鞋，足有二斤重。膝盖上放片紙，很吃力地記錄着数字。他，嘴里咬个小旱烟鍋，呆头呆脑，举动慢慢腾腾的，看来，象个脑筋很迟钝的人。

工人们喊：“老主任！不要把数字划錯了！”

那位被称为“老主任”的人，把嘴里的小旱烟鍋拿下来在鞋上磕一磕，算是回答。

呂有怀思量：这位“老主任”，看守各种材料也許丢不了一个螺絲釘，叫他当材料主任是万万不行。在建設工地当材料主任的人，都是最有能耐的人。他們腿长，手长，耳朵长，眼睛尖。既要能挨罵能吃苦，又要能言利嘴能办外交。要不，就休想能弄来

別人弄不來的材料。

“用人不當！”呂有懷點起一支煙，一邊想一邊信步走去。

“同志！你搖搖擺擺是趕集上廟嗎？”一個女人在喊。

呂有懷仔細一看，只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，坐在汽車倉庫旁邊的土窖洞門口，納鞋底。

呂有懷笑了笑，走到老太太跟前。

“你沒長眼？”她用鞋底指着對面的牆壁。

呂有懷一看牆上有四個大字：“嚴禁吸煙！”連忙用指頭把煙頭捻滅。

老太太繃着脸，釘着鞋底，把麻繩拉得吡吡响。看來，她滿肚子的火氣還沒有消。

呂有懷坐在她身邊，說：“听口音，你象延安人，說不定咱們還是鄉親哩！”

她說：“鄉親能當飯吃？你看玄不玄，就敢在汽油庫跟前抽煙！”她雖然還在責備呂有懷，可是口氣緩和多了，而且打量呂有懷的模樣，看他象不象延安人。

呂有懷問：“你老人家是倉庫看守員？”

她笑了，說：“我倒是個皇上！”

這工夫，十幾輛拉材料的汽車，开到倉庫門前的停車場里。汽車吼叫着，灰塵飛揚。一百多名搬運工人跑來搬卸材料，一時喊叫四起。

老主任黑成威，轉眼之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。他猛然站起來，把小旱煙鍋往衣服領子裏頭一插，大聲喊：“小黑嫗！來！扶我一把！”

老太太，象是听到了緊急命令，丟下鞋底，把衣襟上的土和錢頭拍了拍，向停車場急急走去。

“来！扶我一把！”这句话，在别人听起也许不在意，这位老太太每次听到这话，就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。

早先，材料主任黑成威的老父亲用二斗包谷，从一个逃荒人手里给儿子换来一个童养媳。后来，这夫妇两口，用四个肩膀挑起穷困的生活担子。在那搭上锅儿没米下的年头，有什么欢乐，有什么恩爱呢。可是自从他俩当着刘志丹的面，在红旗下面举手宣誓以后，不平常的生活开始了。此后二十多年，“来！扶我一把！”这句话，一从黑成威口里说出来，这女人就豁出一条命去干。或者装个讨饭的女人，到白军巢穴中去侦察敌情；或者通过九死一生的境地去给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主力送鸡毛信；或者拿上梭标去放哨，让他的丈夫带上红色游击队员，趁黑夜去袭击熟睡的敌人。

老太太一走到停车场，搬运工人们都互相丢眼色，仿佛说：“小心！老太太上阵了！”

这时光，汽车司机打开引擎盖，收拾车子；搬运工人来回飞跑，材料员们呐喊着。而材料主任黑成威，精神抖擞，虎彪彪地象个年轻后生，手里拿个记录本，耳朵后面别半截铅笔，跳上汽车，好象指挥着几十路人马似的吼喊：“小伙子！不要把机器零件往下扔！”“四百号洋灰不要和二百号洋灰放到一块！”“嗨！灰小子！不听指挥，小心我掌你的耳朵！”他的声音象炸雷似的，压住了汽车吼声和百十名工人的喊声。而且，他随时把他健壮的老婆婆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：“小黑嫣！掌握搬运洋灰的工人！”

老太太象能征惯战的士兵似的，立刻顺着丈夫的手指跑到搬运水泥的工人们跟前，三下五除二就把那里混乱的情况扭转了。没有一个年轻工人，敢调皮捣蛋不听老太太指挥。

呂有怀暗暗叫好。他从南到北在各个建設工地跑了五六年，还没有見過象老夫妻两口配合得这么得心应手！

老太太剛剛幫助丈夫卸完了材料，一幫家屬婦女叫嚷開了：“老黨員！快去！二百零三號報到啦！”

“好熱鬧的日月啊！”老太太急急地走過去，把鞋底、麻繩收拾了一下，轉身回到窩洞里。然後把一塊黑帕子包在頭上，出來，喀嚓一聲，鎖了門。走過去，把鑰匙丟給材料主任，說：“老黑！我興許半夜三更回來，興許雞叫三遍才回來；籠里有餓，罐里有酸菜，餓了自己動手！”

黑成成老頭接住鑰匙，又恢復了以前那種呆頭呆腦有氣無力的樣子，坐在那裡噙着早已熄滅了的小旱烟鍋，慢騰騰地填寫數字。

“把我捎到‘四十公里’！”老太太過了水渠，到了公路上，手一抬，一輛拉材料的汽車就猛然停住了。

“快上來，老黨員！”司機喜眉笑眼地讓老太太坐在駕駛室裡。好象她能坐這輛車，對司機來說，是最大的光榮。

汽車，唰地飛走了！一陣塵土遮住了呂有懷的視線。他向站在窩洞旁邊的婦女們打問了一番，才知道：材料主任的老婆虽然是職工家屬，在這工地上却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，身兼十幾職：職工家屬支部的支部書記，家屬主任，工會委員，節約隊隊長，義務接生員……哪個工人的老婆要生孩子，老太太總是隨叫隨到，風雨無阻，又衛生又安全，還不要報酬。“二百零三號報到”，就是說她現在出發去接二百零三個孩子了。在上下百里的鐵路工地上，她是資格最老的黨員之一，因而被人稱作“老黨員”，時間長了，人們反而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，連選工會委員的時候，在候選名單上，也寫着“老黨員”。

呂有懷听完職工家屬們講述的種種情形以後，轉過身，從窑洞的窗戶縫里望去。只見：“老太太住的這個窑洞是由一個小土洞擴大而成的。里头有個大炕，炕頭就是爐灶。爐台上的石板擦的明光發亮。爐台旁邊的小木架上放着碗筷、杓子、盆罐。一股酸菜味從窗戶縫里透出來。

這一切，使呂有懷想起了陝北，想起了延安，想起了那小溝里小的鄉村。那里，是他出生的地方，一草一木他都熟悉。現在是古曆七月，大概延安一帶的谷子和糜子長了半人高；庄稼林里不時地送出山歌聲。

二 久別重逢

晚上，呂有懷聽說工程處長回來了，就朝辦公室走去。一邊走一邊想：從今向後要和他一道工作的工程處長，是什麼模樣？脾性如何？工作能力怎麼樣？

他進了一個工棚，只見一個人低著頭，時而飛快地寫字，時而匆忙地打算盤，時而打電話。

那人見呂有懷進來，站起來，握手，說道：“你是？……我，黑永良。”

呂有懷楞住了。他把黑永良的臉膛注視了一陣，又倒退半步，上下打量了一陣，說：“你小名叫小黑子？延安东川李家溝的人？”

這回輪到黑永良吃驚了。他迷惑地眨著眼，一時什麼也想不起。

呂有懷盯著黑永良，想起了陝北鄉土的口頭話：“高山出俊樺。”十年了，小黑子也許經過了種種鬥爭，但是這利索的神氣，

漂亮的模样，聪慧的眼睛，还跟从前一样。

他說：“小黑子！你不記得一九四七年——”

黑永良恍然大悟地說：“啊！你是呂……呂……呂有懷。哎呀，想不到是你！”他把紙烟遞給老呂，又摸茶缸子倒水。“喂，告訴你，我大[●]我媽，都在这里！”

夜深時分，呂有懷從“材料主任”家里出來，回到宿舍，說什麼也睡不着。往事活靈活現地顯在眼前……

……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——蔣匪軍侵占延安的一个多月之后，西北野战军在延安附近消灭了敌人一个师。战斗结束，野战军要很快转移，准备继续作战。于是把身上负伤四处的吕有怀和其他八九十个伤员，交给一支游击队。这支游击队的队长叫小黑子。

月亮亮堂堂的。远处的天空有红色信号弹飞起。十二名伤员横三竖四地躺在山头上。

游击队员们把大部分伤员抬走了，小黑子等待他们返回来抬这最后一批伤员。没料到，突然情况紧张了。枪声越来越近，慢慢地东西面和北面都响起枪声。

小黑子抱着步枪急得直跺脚。突然，他想起这些伤员中有个连长吕有怀，也许他有办法。于是小黑子蹲到吕有怀躺的那副担架跟前，把被子揭开，望着他失血过多的脸色。吕有怀一言不发，只是摸了摸头边放着的手榴弹。

情况越来越紧，子弹在头上尖叫。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北面山头上有许多人影活动。小黑子的心简直提到喉咙里了。他把

● 延安一带的人，把父亲叫“大”。“大”，读如达。

子弹推上枪膛，准备随时作战。

突然，山坡上出现了一个人影。小黑子浑身发凉。他嗖地趴到地上，把枪头往出一伸，喊：“誰？”

那个順山坡小路往上走的人，不但不停脚步，而且走得更慢更稳了，好象一边走一边数着步子似的。

小黑子喊：“誰？站住！”他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要扳枪机了。

那人开腔了：“誰！誰！你这小子白活了二十岁，連你大都認不清！”

小黑子一蹦跳起来，又高兴又着急地说：“走快嘛！听！子弹吱吱叫哩！”

黑成威边走边说：“小黑子！你大活了半辈子，就是和子弹有交情！”

黑成威走上山顶，小黑子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说：“大！了不得！我手边連一个抬担架的人都没有！这……这……”

黑成威下巴往内一收，额头突前，瞪起牛一样的眼睛，说：“我真想揍你两巴掌！怕甚哩？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招架！”

黑成威扭转身，把两个指头塞在口里，吹起响亮的唢呐。

虽然唢呐声招引起敌人猛烈的射击，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听见唢呐声却带着几十个妇女，从沟里跑上来。

小黑子高兴地喊：“媽！你真是救命的活菩薩！”

黑成威说：“沒有你媽这一員战将，料你今日也下不了台！”

他回头指着伤员們对他的老婆说：“小黑子媽！来！扶我一把！”

小黑子他媽一摆手，几十个妇女就抬走了十一个伤员；她和另外三个妇女抬着吕有怀躺的这副担架，随后走去。

小黑子端着枪走在担架队前，他父亲提着枪压在后边。一长溜黑影，踏着月光，順着山梁，迅速而悄然地朝南走去。

霎時間，他們剛才待過的那個山頭上，出現了敵人。子彈追趕着担架隊員們。

後半夜，他們到了延安以東的大川里。眼前就是公路和延河。公路上，敵人的汽車在奔跑。延河邊一個個的村子，象死了一般，听不到狗咬，也看不見燈光。

黑成威看見敵人數十輛汽車過去以後，又把周圍情況偵察了一番，就下命令了：

“小黑媽！我端上槍在前邊跑，你帶上担架隊緊緊跟上我。就算天塌地陷，也不准停止！”

“小黑子！你在後邊掩護，任憑湧來多少敵人，在半個時辰之內，你都要頂住！有這份膽量嗎？”

小黑子說：“行啦！”

黑成威卡住兒子的肩膀說：“這還象你大的樣子嘛！”說罷，領上担架隊，越過公路，蹚過延河，爬上高山，……

黑成威把担架隊帶到山頂以後，休息了。大家鬆了一口氣，总算擺脫了敵人。

年輕的婦女們一邊呼哧呼哧喘氣，一邊咒罵：

“老黑！我們跟你跑了這一陣子，就少活十年！”

“老黑！你就是要命的閻王，催命的鬼！”

老黑什麼也沒有聽見，他跟他老婆望着山下的來路，望着延河，望着延安東川。對面山上，敵人的機關槍吐着火舌。那邊山根下的公路上，敵人的汽車一輛接着一輛飛馳而過。小黑子蹲在延河邊射擊的身影，在月光下顯得非常清楚。

突然，小黑子猛烈地射擊了一陣，爬起來，往後跑。跑了沒有幾步，就跌倒在地。而此時，敵人也從對面山上下來，越過公路，向延河邊追來。

老黑說：“快！快把傷員們往前面抬。前面二三里路的地方就是梢林。進了梢林說萬無一失！”

小黑子他媽一把拉住她丈夫說：“你这个死老汉，不要我娃娃啦？”

老黑說：“你这妇道人，头发长，見識短！給你說，眼前，只能抓住一头：先把这十二个同志救出險区，回头再救小黑子！”

小黑子他媽說：“你好狠！倒象小黑子不是你的亲骨肉！”

老黑冒火了。他下巴往里一收，額头突前，瞪起牛一样的眼睛，問：“一个重要还是十二个重要？”

小黑子他媽扑过去，从老黑手里夺过步枪，說：“你們高飞远走！我有本事生养他，就有本事搭救他。”

老黑轉念一想，說：“你去接应他，倒也是办法。我带上十二个傷員先走。要是前边林子里有坏人，我一个人对付他十个八个还能成。对啦，你先不忙走。我問你，用甚法子去救小黑子？”

小黑子他媽抱着枪不作声。风把她鬢角的头发吹得擱起来。

老黑从他老婆手里把步枪夺过来，又把她按倒，然后他也趴下，一連打了十几枪，引得敌人猛烈射击。敌人打了一会，看见这里不打枪，也沒有动静，停止了射击，好象在繼續往河边摸。老黑掏出一盒火柴，跑到东边擦一根火柴又連忙吹灭，跑到西边擦一根火柴又連忙吹灭；一根，一根……一直擦了几十根。敌人又射击起来了；不仅机枪在射击，而且六零炮弹也丢过来了！

老黑把枪交給他老婆說：“敌人一两个时辰內不敢前进。要趁热打铁。快去！”

小黑子他媽，提着步枪，冒着稠密的子弹，扑下了山沟，向延河边摸去……

老黑，提着手榴弹，把十二副担架带到黑压压的梢林里。

呂有懷看老黑拿出小旱烟鍋，又沒有心思抽烟，還不停向周圍望，就說：“快去接應你的老婆和娃娃！”

老黑心里象油煎火燎，他恨不得長着翅膀飛到延河邊，可是一听傷員的呻吟聲，又不忍離開這裡。為了掩飾自己焦灼的心情，并且安慰傷員們，就搭訕着說：“呂連長，听口音，你象是咱們本地人？”

呂有懷說：“我是延安西邊高橋川人。”

老黑站起來，提着手榴彈，望着北方，有口無心地問：“高橋川里的人？你大是誰？”

呂有懷說：“我大叫呂世德。他——”

老黑怔了一下，跑過去，揭開被子問：“啊——你是呂世德的娃？嚕！你大是一九三六年紅軍東征時候犧牲的。舊社會你大吆个毛驢賣炭，我打鐵。我們還是結拜弟兄哩。一九三三年，他介紹我和我的老婆入黨的。好侄兒哩，你……你……嚕！這真是尋不見的碰得見啦！”

要不是負了傷，呂有懷會一下蹦起來。他沒有見過黑威威，但當他能听懂話的時候，他就趴在鄰居老爷爷的膝蓋上，听人家說過老黑上天入地的本領。說什麼黑威威吃了老虎心豹子胆，赤手空拳在敵人千軍萬馬中橫冲直撞。說什麼老黑裝成窩窩囊囊的跛子，提个筐筐賣雞蛋，一伙白軍軍官上來搶雞蛋，他從筐筐摸出个手榴彈，沒費力氣，抓了五个俘虜。還說，中央紅軍一到陝北，劉志丹就把这个胆大包天的紅色戰士調出來，作党中央的警衛隊隊長。

猛然，象是發生了什么事情。老黑站起來，向來路跑去。婦女們也紛紛跟着去。呂有懷和稍微能動的傷員，都抬起頭看。

原來，小黑子和他媽，都負了傷，互相扶着，慢慢地一顛一跛

地走来，一路上鮮紅点点……

三 老黑这一家人

呂有怀到这里的第二天晚飯后，材料主任黑成威和工程处长黑永良，領上他去看看几个重要工点。

黑永良一边走一边对呂有怀講述山区修筑鉄路的經驗，然后指着远处已經做起的一座高大的石拱桥，講述施工当中就地取材的好处，以及中国石拱桥的历史。不仅呂有怀用羡慕的眼光看黑永良，就是黑成威老头也用敬佩的眼光看他这放羊出身的兒子。

他們上了山坡，就被一个干部拦住了。沒有好大一陣工夫，工区主任、主任工程师，来了一伙，把黑成威和黑永良，团团圍住。

老黑知道一时三刻走不了，就穩穩地坐到一块石头上，把小旱烟鍋噙在嘴里，吸着烟。他吸完一鍋烟，把烟袋鍋在鞋帮上磕一磕，又装起一鍋烟，吱吱地吸着，还笑眯眯地时而斜着眼珠望着小旱烟鍋，时而望着远处的工点。在場的人都知道：老黑一領下这副架势，你就跳起三尺高罵祖宗三代，也休想叫他发火。

干部們爭相說話了：

“老主任！無論如何今天要給我五百斤炸药！”

“搞材料的人是吃冤枉的。要是今天不給我一吨鋼筋，我就把二千名工人帶到他家里去吃飯！”

一个大个子工区主任气呼呼地說：“炸药！今天不給五百斤炸药，我就辞职！”

老黑眼睛不离小旱烟鍋，說：“辞职就不发薪。这笔賬你得

合算合算！說到炸葯，今晚八點鐘才能拔給你三百斤。”

大个子工區主任好像抓住了寶貝，連忙說：“三百斤就三百斤。空口無憑，你簽字。”

老黑眼睛還是不離小旱烟鍋，說：“我認的那幾個字，都是當年拾糞的時候揀來的，寫在紙上不好看，還是讓七工區主任給你簽字吧。”

七工區主任一听，就象火燒了一樣，說：“你这死老头子看中我了？我連一斤炸葯也拿不出來！”

老黑說：“沒炸葯？我已經派人去搬運三百斤炸葯了。”

七工區主任臉色變了，象是無比的災禍落到頭上。他質問：“誰給你的？”

老黑把披着的衣服拉了拉，狡黠地笑着說：“材料組長。”

七工區主任說：“這簡直是無法無天！我要撤他的職！”

老黑把披着的衣服取下來提在手里，挺直腰板。黑得象鍋底似的臉，變得非常严厉。他下巴往內收，額頭突前，瞪起牛一樣的眼睛，盯着七工區主任，說：“你撤不了我的職，也就撤不了他的職。眼下，只能挖東牆補西牆。我曉得，明天你們還過得去。后天，你們日子過不下去，還來找我。我老黑不跑也不走！”

大伙撞不動材料主任，就亂發牢騷，咒罵材料廠長，咒罵工程局材料處，咒罵鐵道部。

干部們走后，黑永良說：“不去工地了。咱們回隊部！”

呂有懷和黑成威老头跟上黑永良回到隊部的工棚里。

老黑掏出個本本和筆，望着他的兒子，等待指示。

黑永良來回走了一陣，突然用拳頭把桌子一敲，說：“要是我能當鋼筋和炸葯用，就把我剝成肉塊去使用！”

老黑說：“好大的火氣喲！我給你說多少回：任勞容易任怨

难！”

黑永良說：“任勞也罷，任怨也罷，反正這日子难过！”他在材料主任這樣的下級面前，毫不掩飾自己的感情。

老黑說：“永良！你能領導我，就是有比我強的地方。不過，我也可以問你：這鐵路工地上各個單位的材料都困難呢，還是惟獨咱們工程處困難呢？”

呂有懷看黑永良不作聲，他就說：“我猜想：大約天天困難，年年困難，各個單位都不輕鬆！”

老黑說：“着啊！整天吵材料，這反映了我們國家的整個情況。我們是白手起家啊！”

黑永良反問：“你為啥不把你這道理向幹部們說？”

老黑用小旱烟鍋打着手掌，說：“我說什麼？說沒材料，不怪我這材料主任，只怪上級？永良！咱們不作難叫誰作難？咱們不頂住一切困難和怨言叫誰頂住呢？”

呂有懷突然直起腰，望着材料主任。

黑永良扭轉頭，心里一動。他望着他父親，只見那久經風霜的臉越來越黑，眼里布滿紅絲。他老人家比誰都苦。一年四季，他沒日沒夜從這個工點到那個工點；從工地到西安，到鄭州，到四川，到炎熱的南方，到原始森林里的伐木工廠……為了搞材料，簡直呕尽心血。就是今天晚上，他也必須披星星頂月亮，到五十公里以外的火車站，擠上火車，天明趕到西安。然後，在某一個機關的辦公室門口走來走去，等待人家上班……

這工夫，黑永良的母親進來了。她左手提個小包，右手拿個紅橡皮暖水袋。

他望了望黨委書記、她的丈夫和兒子黑永良，問：“你們把公事說完了？讓我說點私事。”

老太太显然是在門口站立了一陣才进来的。她非常尊重她兒子的辦公室；在这里从不高声說話，也不叫黑永良的小名。

她問老黑：“今晚非去西安不行？”

老黑笑了笑說：“这还用問？咱們生下来就是忙人！”

老太太說：“你整天鬧肚子痛，上了車，向招待員要点开水灌到暖水袋里，暖暖肚子。給，这手巾里給你包了几片餅子。噢！滿把胡子的人啦，还不会照料自己。”

老黑和他的老婆走后，呂有怀說：“老黑大伯总是这么苦干！”

黑永良指着窗外对呂有怀說：“还有一个苦干人哩！”

呂有怀順着黑永良望的方向看去，只見老太太靠倉庫的牆壁站立在那里。她，有时候望着远处的灯光，有时候望着头頂的月亮，有时候四处了望，象个机警而尽忠职守的哨兵。

呂有怀問：“永良！她老人家想什么心思哩？”

永良望着媽媽的身影給呂有怀叙說开了：材料倉庫有材料員看，按說，和她这个职工家屬关系不大；可是，只要父亲一离开材料倉庫旁边的辦公室，她老人家就站在倉庫旁边守候。材料倉庫裝了多少材料，有什么用場，她不太清楚。她只知道：这倉庫和父亲的性命相关，和兒子的性命相关，和这工地所有人的性命相关。象陕北老乡說的一样：人想啥想得过分了，就得了“心病”，变得心神不安。有时候，父亲在家里住，半夜里，媽媽把父亲搖起来，說：“小黑他大呀！你出去看看，我老觉乎着倉庫不安全，可不敢失了火！”

父亲說：“你說應該出去看看？”

媽媽說：“應該出去看看！”

“那就出去看看吧！”父亲晓得，这会兒回駁母亲，准会吵得

臉紅脖子粗。他披上衣服出去轉游一圈，媽媽就大放寬心地熟睡了。

有時候，媽媽從睡夢中爬起來，匆匆忙忙地跳下炕。

父親問：“干甚去？”

媽媽說：“我怕倉庫看守員今日又喝了燒酒！”

父親不耐煩地吼喊：“我看你中了邪啦！要不，就是鬼把心寄迷啦！”

於是老兩口坐起來，披著衣服，面對面坐到炕上，你指著我的胸脯，我指著你的胸脯，大吵一場。吵嚷的中間，媽媽怕父親的腿著了涼，還拉過被子把腿蓋住。不過，臨了，總是父親賠不是才能了結。

呂有懷來這裡的第三天，黑永良領他到幾座大隧道里了解施工情況：他倆從二號隧道出來，通身是汗，就到河溝里一棵大樹下邊歇涼。

這工夫，黑永良他媽領著二十來個婦女組成的節約隊過來了。每個星期的一、三、五，老太太準時不誤地帶上婦女們，順著工地揀人們丟棄的材料。

她們走到黑永良和呂有懷眼前的時候，老太太叫婦女們先走一步，她把筐子往地上一放，壓住了黑永良的腳。

呂有懷看到筐子里裝滿鐵片、螺絲釘和各種機器零件，就說：“節約隊可真有用！”

老太太不招理呂有懷，氣沖沖地對她的兒子說：“你翅膀硬了？你能離開你大，我可離不開那一把老骨頭！”

黑永良說：“媽！什麼事嘛？”

老黨員說：“昨晚上，你找你大談話了？你還臉色黑風風地

訓他了？”

黑永良說：“我是找材料主任談話哩。”

老太太說：“哼！好一个公私分明！”

黑永良說：“公私分明也好，不分明也好，反正大家都是黨員，都要替黨負責！”說完，他就望着呂有懷，仿佛請求支援似的。

老太太說：“替黨負責？你才替黨負了几天責？你大是黨性強，你不要以為他好欺侮。中央首長你大也認得一二十个，不要說你这籽麻大的官兒！哼！我考考你这个官僚：我們家屬節約队上半年拣了多少材料？”

黑永良說：“扒釘、機器零件等等东西，共有八千多斤。”他一口背出数字，想把老太太的嘴堵住。

老太太問：“多不多？”

黑永良說：“多！多！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紀了，难道要人經常表揚你不成？”

老太太說：“多？多了好不好？”

黑永良說：“好！好！不好工会为什么表揚咱們？”

老太太說：“‘好’！好不要臉？我們拣的多，就証明你們丢的多。你大橫六样地管理着生产，不害臊！”

黑永良說：“媽！你跟我作对干啥嘛！你以为我天天高兴的嘍戏哩。”

老太太看看兒子清瘦的面容，心軟了。

呂有懷趁機說：“大娘！永良够忙了，也够苦了！这一回把他饒了！”

老太太說：“党委書記說把你饒了，就把你饒了！你不要以為你媽想不开。你媽好歹入党二十四年了。你对你大要和和气气，我倒不是怕你大干的太苦，”她提起筐子，“咱們不苦叫誰去